

中華書局珍藏文庫

黃賓虹懷沙



中國致公出版社

中华善本珍藏文库

第二辑

(中卷)

141064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善本珍藏文库. 第2辑/周心慧编.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4

ISBN 7-80096-808-1

I. 中… II. 周… III. 古籍-善本-汇编-中
国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785 号

中华善本珍藏文库 (第二辑)

主 编: 周心慧

责任编辑: 钱叶用 于建平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03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开

印 张: 137

字 数: 341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6-808-1/K·8 定价: 920 元 (本辑) 3680 元 (全四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新新外史(下卷)》

第六十九回	撤代表推翻和平会	拍警电吓倒帝王家	(741)
第七十回	皇太后下诏顺民心	宗社党转舵新面目	(756)
第七十一回	使酒骂座吐气伸眉	调将遣兵惊心动魄	(770)
第七十二回	造奇变放虎入羊群	逞淫威飞鸿罹鱼网	(783)
第七十三回	聘总长广开求贤路	荐都督慎选守门人	(796)
第七十四回	名士升官肘悬金印	国医治病舌吐莲花	(809)
第七十五回	掘藏银一场空欢喜	破密窟平地大风波	(824)
第七十六回	走关东卧薪尝胆	探南苑假扮乔妆	(837)
第七十七回	布疑阵志士陷网罗	究真情法官谈秘密	(847)
第七十八回	保皇党改唱献地图	参议院变成演武厅	(856)
第七十九回	骗金钻龙御史失妻	窃银元臧疯子骂女	(871)
第八十回	嗜赌博夫妇互轻生	矢愚忠英雄甘就义	(886)
第八十一回	遵条件执幡充孝子	设陷阱定计遣英雄	(898)
第八十二回	私造风云龙腾虎变	巧移花木李代桃僵	(912)
第八十三回	腕力伏魔游侠尚义	心旌指路母女牵情	(926)
第八十四回	走内情大开樱花会	运利器预伏博浪锥	(946)
第八十五回	八百罗汉同游贝子园	一个英雄醉卧总统府	(967)
第八十六回	破玄机玉笼飞彩凤	防后患金印调狞狮	(986)
第八十七回	才不才才人逢厄运	刺中刺刺客遇凶星	(998)
第八十八回	凤衔鸦骨贤妇诉烦冤	狐假虎威议员遭横逆	(1018)
第八十九回	观音庵变作屠兽场	都督署扮演药茶计	(1034)
第九十回	总统执柯光生绛帐	将军纳彩春满金陵	(1049)
第九十一回	帅夫人帷幄献奇谋	大总理锦囊施妙计	(1064)
第九十二回	信甘言轻心失赣省	挟利器混迹入都城	(1080)
第九十三回	误上礼舆证婚遭逮捕	穷搜炸弹巧计出樊笼	(1096)
第九十四回	豪士入屠门一场春梦	财神游古寺十笏黄金	(1113)
第九十五回	遍布天罗网插翅难飞	私练主人兵迎头一棒	(1129)

第九十六回	花柳鸦雀麻醉大英雄	鹊卵鸟巢显示好身手	(1147)
第九十七回	城门吊炮东站备专车	两院藏兵议员变俘虏	(1164)
第九十八回	拜冕旒新华宫正位	耀旌旗天安门阅兵	(1181)
第九十九回	追证书两院议员同散伙	设参政一群怪物尽登场	(1201)
第一百回	姑苏拥泉石遗老鸣高	欧陆起风云公孙受窘	(1220)
第一百零一回	鹬蚌争雄渔人伸巨掌	鳌鱼吞饵帝制始萌芽	(1240)

《上海黑幕一千种》

黑迷党之黑幕

拆白党与黑迷党黑幕中之黑幕	(1259)
某乙之惨死	(1260)
赔了夫人又折兵	(1261)
假赘婿之毒计	(1268)

女拆白党之黑幕

某学生之身败名裂	(1270)
半开门遇女拆白党	(1271)
拐卖男子	(1272)

女学生之黑幕

某女学生之雄飞	(1274)
轧朋友之恶习	(1274)
某女士之妙计	(1274)
诬师毒计	(1275)
鹊巢鸠占	(1275)

姨太太之黑幕

某钜公之得官失官	(1277)
粤商某君自残骨肉	(1277)
某君惧姨太太之笑史	(1278)
姨太太抬轿子	(1278)

宦家妇女之黑幕

是耶非耶	(1279)
某巨公之轶事	(1279)

女学校之黑幕

如是我闻	(1280)
------	--------

女医之黑幕

阴谋杀儿	(1284)
------	--------

富家妇女之黑幕

- 某富商之妻 (1286)
- 以女作媳之骇闻 (1286)

女伶之黑幕

- 某大员之人财两空 (1287)
- 孽海超身 (1287)

养媳之黑幕

- 领子押子之恶习 (1289)
- 贴钱之养媳 (1289)

收生婆之黑幕

- 价值百金之符咒 (1291)

女仆之黑幕

- 林公馆之巨骗案 (1293)
- 某女仆之以女为饵 (1294)
- 窃米妙计 (1295)
- 诲淫之罪恶 (1295)
- 食中下毒 (1295)
- 离间主家之骨肉 (1295)
- 灶下虐婢之惨毒 (1296)
- 颠倒时刻之急智 (1297)
- 提抱幼孩之无状 (1298)
- 开门揖盗 (1298)
- 与主人串通行窃 (1298)
- 烧锅钱之恶习 (1299)
- 挟嫌讹诈 (1299)
- 男婢之骇闻 (1299)
- 幼女破奸之机警 (1300)
- 佣金外之消耗 (1300)

渡船女子之黑幕

- 窃物妙法 (1301)
- 假查烟土 (1301)

茶居内卖果食妇女之黑幕

- 掉换银角 (1303)
- 兜售西瓜子者之障眼法 (1303)

星相家之黑幕

- 未卜先知之秘诀 (1304)

《六十万元之惨史》 (1309)

《客中消遣录》

卷一

赵善人	(1351)
苗喜凤	(1352)
黎某	(1354)
麻城狱	(1355)
奇女	(1358)
智妇三则	(1361)
骗术三则	(1364)
情耦	(1367)
孽缘	(1371)
卫生	(1374)
缎子大王	(1377)

卷二

韦十一娘	(1380)
于青天	(1382)
华十五	(1384)
燕尾轻	(1386)
万人迷	(1387)
舟缘	(1388)
刘姬	(1390)
包义团	(1391)
印月僧	(1394)
鲁驹	(1396)
义犬	(1400)
义丐	(1402)
补恨	(1403)
丐仇	(1406)
狸媒	(1408)

卷三

徐天官	(1411)
其二	(1412)
琴娜	(1413)

红儿	(1415)
鬼妻	(1417)
赛昆仑	(1420)
丐捕蛇	(1422)
妾命	(1424)
江生	(1428)
苦鸳鸯	(1432)
谋婚案	(1434)
儿头案	(1436)
盗侠	(1437)
秦生	(1441)
卷四	
大刀王五	(1444)
黄面虎	(1445)
情天精卫	(1446)
寻徒	(1452)
奕技	(1455)
婚妒	(1456)
陈阿尖	(1458)
易嫁	(1460)
奇缘	(1463)
慧婢	(1466)
卫宫人	(1469)
龚半伦	(1470)
华氏	(1472)

第六十九回

撤代表推翻和平会 拍警电吓倒帝王家

鲁建功同李义两人，匆匆来至保定车站，打好了票，便预备上车。在他们的意思，本想秘密钻进三等车中，寻两个避人眼目的座位，躲藏一时，但盼着车开了，有两三个钟点，便可来到北京。把保定这一关稳稳度过，就算是万幸，决不愿碰见熟人，再招出许多麻烦来。那知道他们上了站台从二等车前经过，正在寻觅三等车的时候，却被头等车中一个人冷眼看见，便大声招呼鲁二少。主仆听见，吓得罔知所措，想要躲避，却又无处可躲。车上的人早跳下来，一把将建功抓住，叫道：“鲁二少，鲁贤侄，你为何来到这里，又这样的打扮，奇怪极了！方才我在车上招呼你，你为何装听不见，难道连老年叔也不认得了？”其实建功何尝不认得他，只因在人当中，耳目太多，恐后招人注意，便低声道：“年伯请你恕我，这地方实在不是谈话之所。头等车中小侄又不敢上去，只好等到北京，再去过府请安吧。”原来招呼他的人，正是项宫保的秘书长阮中书。阮中书同鲁仲琪是同年的进士，建功在北京中学堂上学时候，常到阮家去闲玩。中书因为他聪明，很爱惜他。当年建功由京赴晋，中书给他饯行，在家里请他吃饭。如今在保定不期而遇，中书又见他这样打扮，怎能不惊讶呢？建功执意不肯上头等车，中书那里答应，硬把他拖上车去，并告诉他：“不必害怕，有我在这里，任甚么事也没有。”建功无法，只得随着他上了头等车。老仆李义心中虽不乐意，但到此时，也就无可如何，只好随着少爷，一同上去。中书将建功拉到自己包房间，一者可以避人耳目，二者也好秘密谈话。

要论阮中书此时，正在项子城眼前当秘书长，公事是很忙的，那里有闲工夫到保定来玩呢？因为项子城有机密大事，同段吉祥一班武人接洽，必须有一位长于说词，而平素又与北洋系武人有感情的方能胜任。阮中书的为人，别看外貌瘦小枯干，谈起话来，却口如悬河，声若洪钟，雄辩滔滔，有条不紊，能说三天三夜，不知劳倦。并且他自小站练兵时候，便跟着项子城充当文案，同段吉祥、冯国华、曹虎臣等感情最好。因此项子城特特选中了他，派他来保定同段吉祥等秘议军国大事。他来的时候，本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个随身的小厮，并且是在三等车里混来的，所为是遮掩军民耳目。他下车之后，便一直赴段吉祥私宅，并不曾到军部里去。恰赶上段吉祥正在回宅休息，两人见过面，寒暄了几句。中书先用话试探吉祥的意思。吉祥虽是一个武人，学问却很好，且有政治知识，明白时势潮流，对于中书此来，心中早瞭然了八九。因为他在赴彰德欢迎项宫保入都之时，在暗同老项早有秘密结合，所以项子城特派他执掌兵权，在保定沉机观变。此番阮中书来到，他已了解项子城的意思。两人在密室中，直议了一夜。段吉祥决定再迟几天，看一看山西的形势，再定进止。目前不妨先召集一次北洋将领会议，料想他们也没有不同意的。只要大家同了意，将来我这里可以全权办理，也无须再知会他们了。只是山西相离很近，却得不着真消息，实在叫人发闷。中书道：“宫保对于山西，是很注意的，已经派了两三名高等侦探，常住太原，随时报告消息。山西如

果有甚么举动,北京可以先知道。你不用着急,等我回到北京,有什么要闻立时给你拍电报来。”两人议好了,当夜便给北洋各将领去电。好在这些人全分驻近畿一带,两三天工夫,就全赶到了。开会议之时,当然是全体赞成。第二天,段吉祥又请了一回客,第三天大家便告辞各回原防。中书也于当日夜车回京,没想到却遇着了鲁建功同李义主仆二人。中书此番回京,不肯再坐三等车了,所以把建功等硬拉到头等车上。建功主仆虽然不乐意,也只得勉强从命。

到了包房间中,建功伏在地上,给中书叩头。吓得中书忙将他拉起来,问他到底因为甚么来至保定,你尊大人在山西任上,可还康健?建功满面泪痕,说家父已经殉难了。一句话,把中书的脸吓白了,伸手把建功揪住,捺在软榻上坐下。瞪着眼问道:“你说甚么?”建功道:“年伯请你定住了神,容小侄细细禀告。”遂将仲琪在山西殉难情形,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后来说到全家死节,以及他同李义只身逃出,早哽咽得不能成声。中书听了这样惨烈的事,眼中热泪也不住的滚下来,又跺足痛骂了颜得峰恩将仇报。你就是想独立,也应当将鲁家大小送出山西境界,为何竟下这样的毒手。“贤侄不必悲伤啦,俟等到了北京,我必然替你面求宫保,一面下旨褒恤,一面派大兵征讨山西,给你父母全家报仇雪恨!”建功跪在地上,磕头致谢,连李义也随着叩头,说阮大人果能面求宫保给我家主人报仇,老奴情愿作牛作马,报答你老的好处。阮中书又再三抚慰李义,说你真不愧是义仆,我心里要加十二分的佩服你。主仆等将到北京,依着建功的意思,想下火车先到项宫保宅面禀一切;阮中书却连连摆手,说这个使不得。明天是宫保太太的寿辰,今天夜间,正在暖寿唱戏。你要迎头去了。宫保得着这消息,一定要停戏不办了。这是满朝文武大臣一番盛意,你这样一破坏,他们岂不要恨你?依我替你出主意,最好等明天下午三四点钟时候,你主仆直入寿堂,一者生日快作完了,停戏也没甚要紧;二者趁着王大臣全在座,你当着他们哭诉一番,将来在朝廷方面,必能得一点殊旷的恩典。我替你打算,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不知你主仆意见如何?此时建功同李义,对于中书的话,当然百依百随,何况他的话又很有理由,更得表示赞可了。于是下车之后,建功同李义先回他北京的私宅,阮中书却直往项宫保的宅里覆命。先把同段吉祥议决各事,详细对项子城禀明,子城知大事已妥,对于中书,很加奖励。中书乘势又将路上遇见鲁建功,山西如何独立戕官的话,禀告一番。项子城听了,很是诧异,说我派到山西去的侦探,有三个人,而且全是干员,为何这样大事,却不见他们来电报告呢,难道说这些东西全都死了不成?中书道:“这事也不能怨他们。在颜得峰既然附和革命,戕官独立,他当然也有一种戒心,恐怕中央知道了,派兵前往讨伐。山西距畿辅很近,一旦大兵云集,他如何堵挡的了。因此将电报局看守起来,无论何人,不能向省外拍电,这乃是情理所必有的。侦探没有报告,其原因必是为此,宫保倒不必责备他们。据中书想,鲁建功此来,与宫保的大事,却是很有利益。明天宫保只作为不知道,等临时建功来了,中书授意谢大福将他主仆一直领到宫保面前。宫保只作出一种惊讶之状,叫他主仆当着王大臣面前,述说山西经过情形,一者吓吓他们,叫他们知道革命军快到眼前,将来再进一步,自然容易就范;二者从此以后,他们不至再瞞怨宫保不肯出力打革命党。宫保当时便下令,派某某军征讨山西,更可以堵住他们的嘴,没得说了。这是一篇反面最有力文章,不知宫保以为如何?”项子城点头微笑,说你的计划,果然周密。就是这样办吧。阮中书告辞下去。

到了第二天,除去他同项子城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兴贝子提议唱《宁武

关》，老项极端赞成，正是要借题发挥，好从假戏逼出真戏来。迨至谢大福领他主仆直入寿堂，阅者请想，若非暗地里有人授意，大福那有这大胆子，在寿堂以内，愣敢将披麻带孝的人引进来，难道不怕项官保怪他吗？自从他带这两个人来，把在座人的眼光从台上移至台下，不看台上那一幕忠烈的惨剧，全要看台下这一幕惊人的活剧。项子城本有成竹在胸，却故意装出一种惊荒惨怛的神气来，拉着鲁建功的手，颤声问他：“山西到底怎样了，你尊大人有甚么意外？快快的讲，不要只管哭啊！”建功忍住了泪，将山西独立情形，及他父母兄嫂胞妹，以及家人如何殉难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述了一遍。迨至惨切之处，项子城几乎放声大哭。在座的王公大臣，也顾不得听戏了，一个个全立起身来，包围在建功左右，听他说这一段惨史。项官保又吩咐谢大福快快传谕，叫台上停住演戏，并将来的伶人，一律遣散；门帘障幔，也撤掉了，不要再挂。我们大家听了这消息，哀悼还来不及，那有心肠再听戏呢！伶人得了此谕，全都纷纷作鸟兽散。内中只欢喜了汪笑依，因为这一打搅，他的《受禅台》也可以不必演了；谭鑫培的《珠帘寨》，也始终没有露场。霎时间，一座喧闹热闹的寿堂，静悄悄的无闻声息。建功述说完了，项子城含着两泡热泪，向在座的王大臣说道：“万没想到鲁仲琪这样结果。可怜他全家殉难，真不愧是今代的周遇吉。我们在座诸人，当此时代，还要歌舞升平，真真得愧死了！”项子城一壁演说，一壁用眼向各亲贵脸上相看。只见载兴攘臂说道：“鲁仲琪既然为国尽忠，丧了性命，我们大家理应替他代奏皇太后，明降谕旨，大大的追封他一个官。叫我想，顶好就封他为山西全省的都城隍。他活着为官，死后还可以给皇家效力。你们想好不好呀？”大家听他信口胡说，全不理他。只有载泽冷笑道：“你何必多操这心！国家的事，自有项官保主持一切，也用不着我们去见皇太后，应当怎样抚恤，官保自有权衡。我们大家也不必在这里久坐了，山西形势如此紧急，项官保还有许多事得预备，我们何必在这里打搅呢？”他说罢便立起身来，朝着项子城一拱手，说改日再会，便大摇大摆的走了。项子城说公爷何必这样忙，迈步想送。众人借着这机会，也一齐要走。子城也不紧留，将大家送走了。然后又安慰了建功一番，叫他回家守制。“我必面奏皇太后，从优奖恤。至于报仇的事，我也竭力进行。量小小一个颜得峰，我派两镇大兵前往征讨，用不了半月工夫，便可克复太原，生擒那一班叛贼，给你尊大人报仇雪恨。”建功又叩头谢了，方才退出。

当日晚间，项子城又召集一班谋士，在宅中大开会议。他本人主席，向大家宣布山西情形，讨论应付之策。第一条议案，便提出山西独立的事，应当怎样应付。只见阮中书起立发言，说山西为神京右辅，以形势论，是万万不可动摇的。山西一有动摇，其影响便先及北京。为保卫都城计，决不能容山西长久独立，这是必须讨伐的。再其次，鲁仲琪乃是朝廷命官封疆大吏，颜得峰以一巡防统领，公然敢戕杀钦命大臣，若不正其罪而讨之，将来犯上作乱之风，必然日甚一日，后患何堪设想。为表彰国法计，尤其是不能不讨伐的。官保身为总理大臣，一言一动，系全国之安危，山西问题，务请格外注意，千万不可轻轻放过才好。中书发完了这一篇议论，项子城正待发言，忽见他的武巡捕头儿郑尔城上来回道：“回官保的话，现有派往山西侦探郝占魁、马秋石，才从山西赶到，要立刻禀见。末弁因为官保正在开会，叫他们少候一候。他们急不能待，一定叫末弁上来回。请示官保，还是见他们不见呢？”项子城道：“快快叫他两人进来，我正待有话问他们呢。”郑尔城答应一声是，扭头下去。不大工夫，领进两个彪形大汉来，全是三十上下年纪，生得虎背熊腰，豹头环眼，看神气就知道是两位武术家，全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白褂青鞋，象是商人打扮。随着郑尔城进来，一直到项子城面前，

深深请安。请过安，便垂手侍立在一旁，却一声也不响。此时项子城蓦的沉下脸来，向二人道：“你们才回来吗？”二人应了一声是。子城道：“我派你两人到山西，是作甚么去了？山西出了这样大事，你两人连一个字的报告全没有，公事交得下去吗？”项子城这一发作不要紧，可怜郝马二人登时矮了半截，吓得一齐跪下，回道：“请宫保息怒，卑弁等放弃职责，罪有应得；但是内中尚有一点为难情形，请宫保恩谅。”子城道：“有甚么为难情形，说与我听。如果有理，我便恕你们；倘然无理，提防着你们的命！”二人兢兢业业的回道：“卑弁自到山西，并未敢明住栈房，是恐怕官府看出形迹来，只在一家朋友私宅里住着，一刻也没敢疏忽，随时到外边查访。在未起事以前，地方极其安静，并看不出一点破绽来。只起事的前两天，略微有一些风声，也并不十分厉害。卑弁等不是拍过一次电报吗，电上只说市面发现谣言，不足为虑，俟有何动静，容再续禀。不料过了一天，颜得峰带领十营将官去寻鲁中丞，当时就闹决裂了。卑弁等想去电报局发电。岂知局中已被乱兵占住。他们虎视眈眈的守住局门，不但中国人不准拍电，连外国人也一律不准。有一位美国教士，因为到局子去拍电，被乱兵打了两枪托子，几乎酿出人命来，谁还敢再去啊？当时是卑弁等错了主意，其实当天要逃出太原城来，并不费事。是我们痴心妄想，还想着得一点新鲜消息，花上几个钱，运动运动看电报局的兵，好往北京传递消息。那知山西人胆子既小心眼又死，空空等了两三天，不但电报一个字也拍不出去，索性连身子也缚住，走不了啦。又候了两三天，我们知道拍电的事已经无望，只得打走的主意。还是多亏一位法国神父，从太原城里到乡间给教友行婚配礼，我们一再恳求，假装伺候神父的跟役，才随着他出了城。我们连夜向直隶跑，好容易才跑进直隶境，一天也没敢耽搁，这才来到京城。卑弁们有亏职守，实在因为没有见识，决非是不肯尽心，还求宫保大人格外恩谅。”两人回罢，又连连叩头。此时项子城脸上的颜色，略为和霭，说这样还情有可原。你们来的时候，不知道颜得峰有多少军队？他那些军队，能打仗不能打仗？军队中的器械，精利不精利？郝占魁回道：“山西并没甚多的军队，除去十营巡防营，是颜得峰自己训练出来的，就表面上看去，似乎还有点尚武精神；其余全是些乌合之众，不要说上阵打仗，就是剿匪，也未必能胜任。至于说到枪械，更可笑了。除去十营巡防营完全是新枪，其余的也有前膛，也有抬枪，也有土炮，还有拿长矛的，拿双手带的。不过山西铁打出来长短枪刀，倒还锋利。但是这时候打仗，那里还用得着那些兵器呢？”项子城听了略微笑一笑，说你们起来，下去休息休息吧。姑念沿路辛劳，每人赏一百元，听候差遣。两人叩头谢了，方才立起身来，慢慢退下。

这里项子城又对大家说道：“山西兵力单薄，处在畿辅之旁，硬敢首先发难，要不给他一个厉害，何以镇慑他省！本阁明天便奏明太后，一面下旨优恤鲁仲琪，一面派得力将帅，率领精兵，征讨山西。这议案便算决定了，不知你诸位意见如何？”众人异口同声，全都赞成。项子城又取出一个电报来给大家看，说这是上海唐钦差来的电报。据他说，在上海同革命党议了一个多月，可恨对方坚持己见，伍廷芬丝毫不肯让步，甚至连虚君共和，全不应许，也未免逼人太甚了。诸君对于这个问题，有何高见，不妨尽力发挥；本阁好择善而从。子城说罢，只见赵秉衡起立说道：“宫保委曲求全，不过为保全皇室，自己并没有丝毫希冀。如今这些革命党，得寸进尺，但知逞一己的偏见，却不顾国家大局，及宫保个人的苦衷，实在是可恶已极。据秉衡愚见，不必再迁就他们。宫保当机立断，但求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皇室，无论怎样放手作去，国人也决能原谅宫保的苦心。”秉衡这一席话，分明是挑逗项子城，叫他同革命党决裂，

偏偏又不肯明说出来。也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关系太大,自己不便作极端主张。然而弦外之音,也就耐人寻味了。项子城听完他的话,当时以极恳挚的态度,向大家说道:“本阁世受皇室殊恩,当此遗艰投大之时,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虽牺牲身家性命,在所不辞。革命党怀抱种族之见,志在推倒皇清。本阁原意,本主张讨伐到底,只因皇太后以爱民为先,不忍生灵涂炭,这才钦派代表,同他们委曲议和。他们但凡要知趣的,正好借此下台,成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彼此两得其利。他们那些革命党员,别看说得天花乱坠,甚么自由咧,平等咧,国利民福咧,其实骨子里全是志在升官发财的。只要他们承认了君主,免不得我全给他们一个好官作作,乐得图一个下半世的快活,较比东奔西蹕,遁迹海外,岂不强的多吗?偏偏这些东西,真是油糊了心,呆串了皮,现成的大路不走,一定要钻牛犄角。空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唐钦差几乎舌敝唇焦,仍然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看这神气,非出于最后一着,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着,便是弃和言战。明天直捷了当,给唐钦差去一个电报,召他即日回京,所有和议各问题,一律推翻。此后各整旗鼓,革命党有本事,便打到北京城,本阁情愿以身殉国,把大清的锦绣江山,让他们去作;我有本事便攻到南京,进平武汉,生擒孙文,活捉李天洪,也好给国家去一条永久祸根。本阁义无反顾,说到那里,便办到那里。你诸位有何高见,不妨赞助一二。”

项子城激昂慷慨的发了这一大套议论,说罢,却用眼看着在座的人,静待他们发言。只见一个瘦小枯干的谋士,慢慢立起身来,说官保适才所言,可谓知己知彼,洞中窳要,而且一种报效皇室的耿耿忠心,尤足泣鬼神而格金石。可见此后对于革命党,除弃和言战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据在下细想,内中尚有一段难处,不知官保曾否虑及。项子城见说话的是杨士奇。此人素号智囊,别看他弱不胜衣,胸中却包藏武库,而且机警深沈,谋无不当。子城道:“杨侍郎,你以为有甚么难处,不妨对本阁直陈。”杨士奇答道:“革命党羽翼已成,想要彻底肃清,非多调兵马不可。既要多调兵马,必须宽筹饷糈。如今国库如洗,各省又纷纷独立,应解中央之款,全被截留,仓猝间那里能得大宗军饷。既无军饷,战事岂能进行?纵然勉强进行,也万万不会持久的。官保作事,向来是统筹全局的,如今对于军饷一层,不知可有十分把握。如有把握,那便是难者不难;倘然没有把握,这个难题,似乎还得从长计议。”杨士奇说罢,项子城尚未答言,只见在座一位身体肥胖的谋士,立起来说道:“杨大人方才的建议,实在确有至理。职道也以为筹饷一事,重于用兵,若不先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似乎不可遽然间弃和言战。”子城举目观看,认得此人乃是北洋候补道金诗翼。他乃是留学西洋,专学经济的毕业学生。回国后廷试考列一等,钦赐进士出身。又曾应试过经济特科,考列第一名。项子城在北洋时,特调他为粮饷局会办,因此加捐在直隶候补。后来子城去位,他也告假回籍。此番革命军兴,他原意本想投入革命,因为接着项子城一封密电,叫他即刻北上,说我已经被召再起,对于足下,有特别借重之处,务请早早束装就道,不可迟延云云。诗翼接着这电,便欣然赶到北京城。项子城见他先到了,很是欢喜。过不了几天,便下旨特授他为三品京堂内阁章京。此人经济学很优,项子城曾当面许他为今世的桑孔、刘宴。此番他赞成杨士奇议论,当然更要特别注意,便反过来问道:“你既以杨侍郎之言为然,想情对于筹饷的事必有高见。本阁因激于义愤,志在平贼,仓猝间实未顾虑及此。你有甚么高见,不妨直说,本阁必能择善而从。”金诗翼道:“处在目前这时势,筹饷本是很不容易,然而天下事总得通权达变。当太平之时,自然要循常法,以定收支;若到剧乱之时,必须于常法之外,别寻一条捷径,才能济急用而

挽颓波,这乃是定而不易的道理。如今革命党势同燎原,连皇室的尊严,全都岌岌不保,这时候不忍痛一割,将来大势已去,再想挽救的法子,可就大大不易了。诗翼以为目前筹款,必须先往皇室本身着想,千百万巨款,不难咄嗟立办。若舍去皇家本身,无论何人,只怕也担不起这个重责。官保作事,向来是高瞻远瞩,这种道理,想情也早已见到了。”诗翼说到这里,项官保早已眉飞色舞,不似方才那种发愁的样子了,紧跟着问道:“你说的这话,诚然有济急妙用,但是皇室本身,准有这一笔现成的巨款吗?只怕也未敢断定。”金诗翼听项子城这样说,便微微一笑,回道:“官保真是贵人多忘事,怎么连十年的历史全忘了呢?”子城道:“十年前有甚么历史,本阁自问还不至如此健忘。但不知你说的是甚么事?”诗翼道:“十年前也在这冬月期间,慈禧皇太后大办六旬万寿,官保也曾特造三万金圆,作为寿礼。彼时太后所收各省督抚司道的礼物,通盘算起来,足足有五千万之多。听说这笔巨款,一文也不曾动用,完全封存在大内的寿皇库内。目前国事危如累卵,倘有个山高水低,岂不白白便宜了革命党?官保何不面奏皇太后,暂将此款借出作为军饷,但求保全江山社稷,皇室求之不得,区区之款,何足置念。还请官保向大处着想,裁酌施行。”项子城点头道:“你所筹的,诚然是救急妙策,但是处在这时候,我何忍向皇太后索借此款。她老人家岂不要疑惑我乘人于危,要挟君上?这个罪名,我如何担得起呢?!”诗翼道:“官保这时候还要讲小忠曲谨吗?古人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既要保清室的尊荣,便不能不忍痛一割。官保如对于这事,实在有碍难之处。诗翼还有一策,较比着还略微好办一些,不知官保肯否采纳?”项子城听了,不觉喜形于色,忙追问还有甚么筹款方法。诗翼道:“这话说起来很长了,我大清自入关定鼎而后,圣祖仁皇帝,因查抄鳌拜家产,曾在宫内设立了一座赃罚库。这种赃罚库的性质,是专为惩治贪官污吏,抄没他的家产时,将所有财物,不论贵贱精粗,一律没收在这库里。标明年月日,及赃物的种类名称价值,并登记在赃罚簿上。派内务府保守,并添派四名太监监视。无论何人,不得擅动库中一草一木。后来乾嘉时代,又查抄明珠、和坤两个大奸。听说这两次的财物顶多,只和坤一家,便值到七千余万。如今虽经一百多年,但是这些赃物,还都不曾移动。官保何不奏明皇太后,先把赃罚库里所有的金珠宝物,一律搬运出来,全数变价,充作兵饷。如此一转移间,化无用为有用,既不损及皇室私产,而能有裨公家实用,官保又何惮而不为呢?”子城道:“你这第二政策,真可称妙想天开,公私两利,本阁一定照办!”议至此处,便宣布散会。

第二天早晨,项子城便递了一个奏折,向太后要求开发赃罚库,移作军饷,以便与革命军一决雌雄。末尾并说皇室兴亡,在此一举,隐然含着要挟的意思。太后看了,自己也不得主张,只好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将宗室近支的王公贝勒,一律召来与议。这些人本是惊弓之鸟,生怕项子城照着名儿,向他们募集兵饷,如今见这题目,并没出到自己头上,一个个全暗说了一声侥幸。对于折变赃罚事,便不约而同的全体赞成。太后见大家都赞成,自己便决然批准了,并派项子城会同载铎、溥纶,查赃罚库中所存的各种宝物,以便开单呈览,招商估价。项子城得到这旨意,便派两个代表,一个是满人宝康,一个是汉人陈国瑞,代表自己到赃罚库去点验登记。那知道这一实地检查,却发现了天大的弊端。你道因为甚么,原来赃罚档中的案册,已经零落不全,再一点检东西,不但破乱腐坏,看不出一点形色来,甚至珍珠全变成假珠,翡翠碧玺白玉,全变成了顽石,金银器皿,全变成破铜烂铁了。只有些粗笨木器家俱,倒还存在着,不曾挪动。陈国瑞、宝康一见这情形,吓得目瞪口呆,也不敢再点验了,请示载铎、溥纶,究竟应当怎样办法。两人微微一笑,说我们早就料到有这样结果,但是全数都盗换了,这

可未免太出人意外。我们两人只好先去面奏皇太后,你二位去回宫保。应当怎样办,请宫保再奏明皇太后,请旨施行。我们四人,谁担得起这个重责呢?陈宝两人听了,点头称是。于是分头去说明一切。在项子城,原是胸有成竹的,得知此信,便不动声色的缮写了一封密折,奏知皇太后。可是皇太后那一方面,得了这个消息,却真有点又怒又惊的样子。惊的是二百年积存的金珠宝物,何以竟自不翼而飞,难道说这些东西们,还能长翅膀吗?怒的是内中情弊显然,一定是看守人监守自盗。难为他们真有这大胆子,居然敢将皇家内库的金宝,偷梁换柱,下了自己腰包。在皇太后本是一仁慈忠厚妇人,如今忽然间遇着这意外问题,她方寸已乱,那里还有甚么主张,除去咳嗽叹气外,别无他法可想。正在为难之际,值日太监呈进一封奏折来。太后展开细看,正是内阁总理大臣项子城,为贙罚库的事,条陈一切。大意也是说看库人员,监守自盗,但是内中必有太监为之主持。若太监作主,内务府的堂司,决没有这大胆子。可是作主的人,以臣意度之,必是总管太监。可否请皇太后将各总管太监,发交内阁,由臣派人审讯,务求一个水落石出,以便追回原贙,早济国用云云。皇太后看了这一封奏折,不觉踌躇起来,准也不好,不准也不好。因为准了呢,第一个都总管张得禄,必须交出,于公事才说得下去;第二个连卸任的总管李得顺,也要牵连在内,说不定也得要对簿公庭。这两个人,一个是自己得用的亲信,一个是先太后的宠人,并且于自己有恩无怨,何况他已退出宫庭,岂好再拉他出来打官司?但是要不准呢,堂堂内库,出了这大贙案,身为国母,还庇护私人,于公事似乎更说不下去,左右为难。正在不得主意,忽张得禄抱着宣统皇帝从外进来,将宣统放下,过来给他母后请安。得禄侍立在一旁,问道:“佛爷这时候还不休息休息,看甚么公事?”太后见他问,不觉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事连你也脱不了关系。一句话吓得得禄跪下问道:“我的佛爷主子,甚么大事,连奴才也牵在里头呢?”太后道:“你别装呆了,贙罚库的事,你难道不知道吗?”得禄道:“知道自然是知道,但是这件事自有内务府两个管库的司官,同四个监库的太监,他们负着全副责任,于奴才有甚么关系呢?”太后道:“话不是这样说,你身为四十八处都总管,那贙罚库也在四十八处之内,如今出了弊病,都总管是第一个应负责任的,怎能诿为无事呢?”况且有事没事,我也作不得主,如今项子城点名儿要你们,我能够不交吗?”张得禄听了,很是诧异的,说怎么项宫保又找寻起我们来了,这是从那里说起呢?难道老佛爷就忍心把奴才交出去吗?太后道:“据我想,这事你不去,更难办了。碰巧了,就许兴起大狱。到那时候,一发难收,更有些棘手。你难道还能跑到天上去吗?倒不如迎着头儿,见一见项宫保。人全有一个见面情,你再把宫中历来的情形,对他说一说。要是不去,他一个劲儿的打公事话,那可就不好办了。本来这件事也实在出我意外,怎么就会倒换的连一件值钱东西也没有了呢?真真说不下去,也难怪人家有可藉口。”得禄道:“奴才去见老项,倘然他把奴才扣起来,公事公办,岂不成了自投罗网吗?”太后笑道:“你真糊涂!他的奏折,我并不曾批准,怎能够就扣人呢?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他要真同你们过不去,一定不见;要肯见你,这事就好办了。”张得禄细想太后的话也很有理,便答应了去见项子城。临行之时,又再再恳求皇太后,倘或要回不来,可千万派人到项宅将我要回来。太后也答应了,他这才马上加鞭,到项宅去谒见项子城。

在他自己意中,还是兢兢业业,大有邓通往谒申屠嘉的神气。那知到项宅以后,竟自大大的出他意料之外。他到了项宅,将名片取出来,交给值日的卫兵。卫兵一见,立刻满脸陪笑,叫一声张老爷,快请到客厅坐,未弁这就上去回话。张得禄随着他们来到客厅。卫兵上

去不大工夫，便笑嘻嘻的出来，高声道：“宫保有请张老爷，在内书房谈话。”得禄随着他转弯抹角，走了好几层院子，才来到项宫保的密室。乃是另一所小院，收拾的十分精雅，由北至西，接连着全是游廊。游廊之内，是北房三间，西房两间。项宫保此时，已经走出房外，一见张得禄进来，紧行几步，来至游廊外边，先朝着得禄，跪请皇太后圣安，然后又与得禄请了安。这才拉住得禄的手，表示十分亲密的样子。嘴里却埋怨得禄，为何许多日子，也不来看望愚兄一次，莫非有甚么得罪老弟之处？今天甚是风儿，把你吹来？咱弟兄两个，可得亲亲热热说一天了。得禄万没料到，项宫保同他这样要好，反倒露出受宠若惊的神气来，连说小弟有罪，不敢来见宫保。项子城一面拉他进来，一面说：“老弟你真该罚，怎么宫保宫保的个不住，难道愚兄不配同你论弟兄，就这样见外吗？”得禄这才改口称呼四哥。说四哥既承你不弃，小弟就依实了。四哥近来很忙，所以少过来请安，今天实在是有事相商，才来访四哥谈。但是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求四哥格外包涵才好。说到这里，便站起来，又深深请了一个大安。项子城白瞪着眼问道：“甚么事叫愚兄包涵？你老弟太言重了！你是随皇伴驾的人，自有愚兄求你包涵，怎么你倒求我包涵起来？真真笑话，令人不解了。”得禄被项子城这样一捧，觉着说又不好，不说又不好，反倒踌躇起来。项子城哈哈大笑道：“自己弟兄，你不要这样忸怩作态，有甚么事，只请吩咐一声。凡愚兄力所能为的，无不竭力报效。”得禄只好将来意说知，又说了许多客气话，求他关照，并述皇太后的意思，不愿因此兴起大狱。项子城笑道：“我当是为甚么大问题，原来就是这一点小小事情。实对老弟说，这是皇家自身的问题，愚兄何人，怎敢寻根究底，纠缠不休？不过这其间有两种难处，第一种是此事既经皇太后派到愚兄头上，却出了这大的岔子，假如要从此噤口不言，外间不明真相，难免多所猜疑，还许说是愚兄勾通作弊，将值钱的宝物，全都盗换入了私囊。将来以讹传讹，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必须彰明较著的声述一番，好平息外间浮议。第二种是愚兄上条陈，求这笔赃款，原是为革命党不肯就范，将来即以此款，为扫平革命之用。如今赃罚库既闹成这种样子，试问革命党是打呢，还是不打呢？”子城才说到这里，张得禄早跳起来，说打打打，本来早就应当打，全是皇太后妇人之仁，一定要同他们讲和，也不怕失了皇家的体统。如今和议既然破裂，这正是再好没有的机会。四哥你就放开手打吧。皇太后如果不乐意全有我呢！项子城见他已经入彀，便说道：“打革命党，我是极赞成的，纵然皇太后不乐意，有老弟在旁边，当然也可以化解一切。但是未打仗以前，尚有一件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要没有办法，仗也就不必打了。愚兄所愁的，是为这个，并不是愁打仗。”张得禄又问：“这个难题，到底是为甚么事呢？”子城道：“你问甚么事吗？就是为兵饷。好容易想出赃罚库这一条路子来，万没料到，竟自空空如也。如今再想第二条法子，可真有点大大不易了。”得禄笑道：“说来说去，还是为钱啊！这有甚么难处，四哥明天拟一道旨意，叫各省速筹军饷若干万，押解来京，还不易如反掌吗？”子城笑道：“我的傻老弟，你把事太看容易了。目前各省纷纷独立，姑无论他们不肯解款，纵然有几省志在勤王，肯解点款子来，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如今必须筹一笔急款，伸手便可以拿来，然后誓师讨贼，方能克期南下。这一笔急款，试问从何处去筹？倘然要筹得来，不但革命党毫无可虑，便是赃罚库那一案，也不难束之高阁，即刻消灭了。老弟也是随王伴驾的磐磐大才，可否替愚兄筹一筹，也省得我焦忧致疾，国事更不易为了。”

项子城连敲带捧的，说了这一套。得禄略一思索，忽然拍手道：“有了有了，我替你想出一笔巨款来，保管发军饷绰有余裕。”项子城听了，倏的立起身来，朝着张得禄深深请了一个

大安,说愚兄先谢谢你。老弟果有筹款把握吗?不止军饷有着,连皇家也可以连带保全,将来你就是一位大功臣,皇太后一定要特别嘉奖。但不知你这法子,是从甚么地方入手呢?得禄道:“你问入手吗,便是从皇家本身入手。当初慈禧老太后,在寿皇库中存着好几千万的现款,直到而今,并不曾挪用一文。这笔款子,正好移作军费。即以其人之款,还保其人之家,岂不比白白的丢在库中,任凭它去长锈强的多吗!”得禄说出了这个来历,论理项子城应当鼓掌赞成才对。那知道他竟大谬不然,把头连摇了几摇,说老弟这法子,诚然高明得很,但是款子既是先太后的,先太后已经升遐,当然是由当今皇太后完全承袭。我们一个当臣子的,谁敢跑到太后驾前,点着名儿,要她的私款?这件事只好认为望梅止渴吧,得禄不等他说完,便抢着答道:“我的四哥,你怎的这样固执呢?方才我不是向你说过吗,完全由我一个人,在皇太后驾前游说一切,并用不着你去当面恳求。只要由你内阁总理大臣出名,上一封奏折,提出一个头儿来,以后的事,就交给我吧。但是我可不能白效力,款子领来,得给我提点成股。这事想情四哥一定能作的到。”项子城笑逐颜开的答道:“这事老弟要肯为力,一定可以成功,至于从中提一点成股,乃是应有的酬劳。老弟纵然不要求,愚兄也决然要替你办到。但是事不宜迟,坐而言就得起而行。我这里今天连夜将奏折缮好,明天一早,准可以递上去。你务必要见机而作,并且还得要严守秘密,千万别叫那些近支王公知道。他们全是守财虏,眼小如豆,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能肯把自己的江山社稷丢了,也决不肯掏腰拿出一支。他们要知道开寿皇库,凑集兵饷,必然要设法阻拦,那时误了军国大事,你老弟一腔热血,岂不是白卖了吗?”张得禄点头称是,又说几句闲话,方才告辞而去。

果然第二天的早晨,内阁呈进一封奏折,并不经值日太监的手,是张得禄自己当面呈与皇太后的。皇太后看了,踌躇了有两刻钟,又同张得禄在秘密殿中商议了一番,居然拿起笔来,批了“照准所请该衙门知道”九个字。得禄等太后批准了,便高高兴兴的,一面用电话通知了项官保,说今天你的奏折,老佛爷已经批准了。但是这件事的手续,必须先通知内务府掌印钥大臣,然后才能办理。项子城在电话中再三致谢,说内务府大臣,由我这里知会他们,请你老弟也即刻到我家来,有事面议。得禄答应马上就去。项子城便派差官去请内务大臣。这时候,掌印钥的大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吉富,一个叫崇华。两人在内务府资格最老,全当过三四十年的差使,才熬到掌带印钥。两人的家中,全有千万之富,在北京要称得起数一数二的财主,穷奢极欲,差不多比王府还要阔加三分呢。赃罚库同寿皇库的钥匙,照例全是存在他两人手中。从前慈禧太后在世,因为每天必要开寿皇库门,自己查视一番,所以钥匙也在太后手中。自从慈禧崩逝,那个锁门的钥匙,隆裕太后便当面交给崇华,说我派你看寿皇库的大门,千万可要小心谨慎。崇华自兼了这份差使,倒是兢兢业业的,时刻也不敢疏忽。那一柄钥匙,老在他身上佩带着,无论何人,他也不敢交付。上回查赃罚库,出了意外的岔儿,他益发害怕起来,生怕这事闹大了,连自己全担着不是。不料这一天项官保竟自打发差官,到他宅邀请,说官保有紧要大事,立候崇大人面商,请即刻就去,千万不要迟延。这一来,可把崇华吓坏了。心说这一定为赃罚库的事,官保要彻底根究,我要去了,他倘然翻脸,我可怎么好呢?崇华是越想越怕,差官却立逼着他非走不可。崇华急了,拿出一千块钱的票子来,向差官说:“这一点小意思,请你收下,买一杯茶吃。回去替我向官保美言,就说我热病才好,就怕见风,等再过两三天,我的病好了,一定会去会见官保,目前实在不能从命。”差官向他摆手道:“崇大人,请你把钱票子快拿回去!休说是一千,便是一万至十万,下官奉官保命出